

taigeer
zuopin quanji

(印) 罗宾德罗纳特·泰戈尔 著

泰戈尔作品全集

董友忱/主编 董友忱/等译

第13卷

(下)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রবীন্দ্র-রচনাবলী

泰戈尔作品全集

(印) 罗宾德罗纳特·泰戈尔 著

第13卷

(下)

董友忱 主编

董友忱 等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总 策 划：张西平

总 顾 问：郁龙余

顾 问：

太白仙——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主席

(মহাশ্বেতা দেবী, পশ্চিমবঙ্গ বাংলা আকাদেমী সভাপতি)

绍诺特库马尔·丘多巴泰——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前秘书

(সনৎকুমার চট্টোপাধ্যায়, পশ্চিমবঙ্গ বাংলা আকাদেমী সচিব)

沙姆苏贾曼·汗——加拉国孟加拉文学学院院长

(শামসুজ্জামান খান, বাংলা একাডেমী মহাপরিচালক, বাংলাদেশ)

科鲁纳鑫图·达斯——泰戈尔印度大学前副校长

(করুণাসিন্ধু দাস, উপচার্য, রবীন্দ্র-ভারতী বিশ্ববিদ্যালয়)

谢莉娜·侯赛因——孟加拉国当代女作家

(সেলিনা হোসেন-বাংলাদেশের আধুনিক লেখিকা)

刘爱好——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特聘教授，孟加拉语文学专家

刘安武——北京大学印地语教授，《泰戈尔全集》主编

编辑委员会：

主 任 董友忱

副 主 任 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于广悦 于秋阳 石景武 白开元 冯秀倩 刘 建 刘运智 江锦成

杨伟明 张 幸 钟少莉 耿克璞 曹艳华 董友忱 潘小珠

主 编：董友忱

副 主 编：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

主编助理：张 幸 于秋阳

目 录

(下)

小 说

随想录	(429)
增 补	(518)
他	(521)
他	(525)
故事集	(639)
献给依蒂达	(641)
科学家	(642)
王 宫	(649)
重要消息	(652)
琼 迪	(655)
王 后	(658)
门 湿	(663)
魔术师	(667)
仙 女	(671)

更真实	(673)
经理先生	(676)
语言大师 (巴焦斯波迪)	(679)
般纳拉尔	(683)
琼德妮	(685)
毁灭	(690)
好人	(693)
穆克多昆多拉	(697)

散 文

认识宇宙	(703)
认识宇宙	(710)
旅途文萃	(761)
出发前的信	(763)
孟买城	(777)
水域和陆地	(780)
漂洋过海	(783)
旅行	(789)
快乐的形象	(792)
两种欲望	(794)
内 外	(798)
游玩和工作	(803)
在伦敦	(807)
朋 友	(810)
诗人叶芝	(813)
斯特普福特·布鲁克	(820)
英格兰的思想界	(823)
英格兰的乡村和牧师	(828)

音 乐	(834)
社会差别	(840)
界限的意义	(844)
有限和无限	(848)
教育法规	(851)
目标和教育	(856)
美国的来信	(861)
少年时代	(863)
序 言	(865)
小 男 孩	(866)
文明的危机	(907)
文明的危机	(909)
书稿说明	(915)

随 想 录

董友忱 白开元 译

第 一 部 分

脚走出来的路

—

这是一条脚走出来的路。

它从树林里出来，奔向田野，从田野通向河岸，来到渡口附近的榕树下。然后它从河对岸断裂的台阶拐向村里，尔后经过亚麻地，穿过芒果园中的树荫，绕过荷花池畔，沿着大车道的边缘，不知通向哪个村落。

在这条路上，曾经走过多少人啊！有的人越过我，有的人和我并肩而行，有的人只从远处现出了身影；有的人披着面纱，有的人则容颜袒露；有的人前去汲水，有的人则提着水罐返回村舍。

二

现在白昼已经逝去，黑夜降临。

曾经有一天，我觉得，这条路是属于我的，完全属于我的。可是，现在我才发现，我带来了只能沿着这条路走一次的命令，此外，再也没有什么。

越过柠檬树下面的那个池塘，经过建有十二座庙宇的河边台阶，经过河滩、粮仓、牛舍——不会再一次回到那熟悉的目光、熟悉的话语、熟悉的人群中来说：“还是这样子啊！”这是一条前进的路，而不是一条后退的路。

今天，在这朦胧的黄昏中，我再一次回首反顾，我发现这条路就是一本被遗忘的歌集，歌词就是人们的足迹，而曲调就是那晨歌的乐曲。

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走过呀！这条路，在它自己那唯一的尘土画面上，简要地描绘出他们生活中的所有往事。这一幅画面，从太阳升

起的方向通向太阳降落的地方，从一扇金灿灿的大门，通向另一扇金灿灿的大门。

三

“噢，脚走出来的路呀！请不要把那长久以来发生的许多往事积埋在你的尘埃里。现在我把耳朵贴在你的灰土上，请你对我悄悄述说！”

路，用食指指向那漆黑的夜幕，沉默不语。

“噢，脚走出来的路呀！这么多行人的这么多的忧思，这么多的希望，都在哪里呢？”

无声的路，还是沉默不语。它只是从日出到日落默然地暗示。

“噢，脚走出来的路呀！有一天落在你胸脯上面的落花般的足迹，今天为何无处寻觅？”

路，难道晓得自己的终点吗？凋谢的花和无声的歌，已在那里飘落，星光照耀下的永不熄灭的苦难灯节，也在那里庆贺。

1919年阿什温月

阴郁的一天

白日一整天都在劳作，而四周到处都有人忙碌着。白天我觉得，由于那一天的劳作和那一天的交涉，那一天的一切工作，在日终时刻都业已全部完结。我没有余暇来思索：是否还有话语残留在心窝。

今天早晨，云烟漫漫，天际暗淡。今天，全天的劳作又堆积在我的面前，而人们又云集在周围。然而，我今天却觉得，郁结在心头的一切，是无法拖出来加以消灭的。

人，可以横渡大海，飞越高山，凿穿地下宫阙而偷出珠宝，但是一个人内心的话语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另一个人毁灭。

今天，在这阴郁的早晨，我那被俘的话语，正在心里展翅搏击。隐藏在心里的人问道：“我那位永恒的人在哪里？莫非是他使我心里的雨季的阴云变得赤贫，把一切雨露褫夺？”

今天，在这阴郁的早晨，我听到，那内心里的话语只是把紧闭的门栓弄拨。我在想：“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的话语是应谁的召唤，越过劳作的栅栏，手持乐曲的火炬立即去幽会世界？我那一切散乱的痛苦，是在谁的眼神暗示下，立刻汇成了一种欢乐，变成了一种灼灼闪烁的光火？我只能给予用这种曲调来祈求我的人以一切。我那毁灭一切的苦行者，又伫立在街道上的哪个角落？”

我内心里的痛苦，今天披上了赭色的袈裟。它渴望走向外边的路，走向远离一切劳作之外的路。这条路犹如独弦琴的弦一样，在那隐藏在其心灵里的人物的步履下，嗡嗡地鸣响着。

1919年阿什温月

话 语

一

天上的乌云，变成点点雨滴，降临大地，可谓是向大地投诚哩。女人们就像雨滴一样，不知从何方来到世界上，成为尘世的阻力。

对她们来说，天地太小了，男人也太少了。她们只得把自己的言论、痛苦、忧虑等一切通通限制在狭小的天地里。所以，她们头上蒙着面纱，手上戴着镯子，院子的四周围筑起墙壁。女人们是有限天堂里的因陀罗妮。

然而，不知哪位神仙开了个玩笑，于是这个小姑娘便带着无穷的不安，降生在我们的邻里。妈妈气呼呼地叫她“魔鬼”，爸爸笑着叫她“疯子”。

她犹如一泓清泉，穿越权势的礁石，奔流而去。她的那颗心，宛然竹林顶端上的枝叶，只是在瑟瑟地颤抖呢。

二

今天我看见，这个倔强的女孩依着凉台上的栏杆，在那里默默伫立。说她像雨后的彩虹，那是很贴切的。她那双黑眼睛，今天却显得

呆滞，她好似雨天翅膀被淋湿的小鸟，立得多玛尔树的树枝上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呆木。我觉得，她仿佛是一条奔腾的小溪，突然流到一个地方，变成了一泓静谧的水池。

三

几天前，炎热的统治十分凶猛。大地的容颜暗淡、凄惨；树叶枯萎、变黄，丧失了生的希望。

这时候，几朵闲散疯癫的乌云，突然在天边扎下营盘。

一缕血红的落日余晖，宛如一把宝剑，从剑鞘里直射出来。

夜半更深，我看到门扉在猛烈地抖动。暴风雨揪住全城的束发，把它从梦中唤醒。

我起来一看，小巷里的灯光在密雨中显得十分昏暗，就像是醉汉的眼睛。透过潇潇雨声，庙里的钟声在空中回荡。

早晨，雨丝更密，太阳还没有升起。

四

我们邻居的那个女孩，冒着这样的雨，扶着凉台上的栏杆，默默伫立。

她妹妹来到她的面前，说：“妈妈在叫你。”她只是使劲地摇了摇头，发辫也随着摆动起来。她弟弟拿着纸船，来拉她的手，她却把手抽了回去。她弟弟又拉她去玩耍，可她却打了弟弟一下。

五

雨仍在下。暮色更浓。小女孩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在远古时代所创造出来的口，是用雨的言辞、风的音调讲出第一句话的。亿万年过去了，那被忘却的昔日话语，今日又用雨声来呼唤这个女孩呢。那呼声唤语，越过所有樊篱，徐徐消逝。

有过多少伟大的时代，有过多少伟大的人生！又有过多少生灵在世界的多少个时代中欢快地繁衍生息！何等久远，何等辽阔！今天，透过云影和雨声，在这个不驯服的小女孩的脸上看到了这一切。

她合上那双大眼睛，静静地立着，宛如无限时代的楷模。

1919年帕德拉月

云 使

一

相会的第一天竹笛奏出了什么曲子？

它吹奏道：“我那位远方的人，来到了我的身边。”

竹笛还唱述道：“要说保留，我在保留着无法保留的东西；要说获得，可以获得被抛弃的一切。”

那么，后来竹笛为什么在白天不吹奏乐曲？

因为有一半含义被我忘却。我只记得她在我的身边，可是没有想到她远在千里。爱情的一半是相会，这我见过，但它的另一半却是分离，这却是我没有见过的。再也看不到那遥远的、永不满足的幽会，近在咫尺的屏障已经树起。

两个人之间，横亘着无限的天宇，在那里一片寂寞，在那里没有话语。只有用笛声去填补那巨大的寂寞。如果没有辽阔天宇的罅隙，竹笛就不会奏起乐曲。

横在我们之间的那块天宇跨入了黑暗，在那里充满每天的劳作、话语，充满每天的恐惧、贫穷、忧虑。

二

一个月夜，和风习习。我坐在床上，毫无睡意，心里感到痛苦悲戚。我记起来了，近在身边的那个人，已被我丢失。

这种分离如何结束呢？这可是她与我的永恒的分离。

日暮，我下班回到家里，谁和我叙谈呢？她只不过是人世间千百万人中的一员。可以了解她，可以认识她，可是她已经耗尽自己。

然而，我那位没有耗尽自己的人，我那位唯一的亲人在哪里呢？我到哪个无边的希望之岸再重新找到她呢？

我再一次重新同她交谈是在什么时候，是在哪一个充满浓郁的茉莉花香的悠闲的黄昏呢？

三

这时节，新雨出现在东方大地，宛如肥大的青色长袍在漂移。于是我想起了诗人迦梨陀婆^①的话语。我仿佛觉得那是在向我的爱人派遣云使。

就让我的歌声飞翔吧！让它飞越到那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涯的难以逾越的异国去吧！

然而，这样一来，我的歌声就必须逆着时间而行，就让它追溯到我们第一次相会的那一天吧！那一天充满了悲怆的笛声；那一天宇宙的潇潇细雨与永恒春天的一切芬芳气息、一切哀痛哭泣，都交织在一起了；那一天凯多基花丛发出了深切的叹息，娑罗树花枝表现了激昂的自我献身情绪。

在无人的湖畔，在椰子树的密林里，雨声渐渐。请雨声把我的话语送到我爱的人耳朵里。她大概正在那里束起发髻，将纱丽的下摆缠在腰间，忙做家务呢。

四

辽阔无垠的天宇，今天来到林木葱绿的大地床头，躬身俯首，并且悄悄耳语道：“我是属于你的。”

大地说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如此辽阔无边，我却如此的渺小。”

天宇说：“我已经在四周为我的行云划定了疆界。”

大地说：“你有那么多的光明财富，可我却一无所有哇。”

天宇回答道：“今天我的日月星辰全被我遗弃，今天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”

大地说：“我那颗饱含着泪水的心灵在随风颤抖，而你却安然

^① 迦梨陀婆，印度古代大诗人兼剧作家。这里指的是他的长篇叙事诗《云使》。——译者注

不动。”

天宇说：“难道你没有看见，我今天也泪如泉涌。我的心胸今天也像你那颗晦暗的心一样，罩上了一层晦暗的阴影。”

他说着就用那充满泪水的歌声填平了天宇和大地之间的永恒的距离。

五

就让这新雨带着天宇和大地婚礼的祝词降落在我们的离别上吧。让深藏在我爱人心中的那些无法表达的话语，像突然弹响的琴弦一样，发泄出来吧！就让她那宛如远处森林般颜色的碧绿的纱丽披在她的头上吧。让所有云雨的音符在她那双炯炯的目光中鸣响吧。愿那编到她发辫上的波库尔花环更加绚丽！

竹林里的幽暗伴着蝉鸣渐渐浓重，冷风吹拂的灯火颤抖着熄灭了。这时候，她离开她所眷恋的世界，在我那颗孤独之心清醒的夜晚，沿着那弥漫着湿润芳草气息的林间小路走了。

1919年迦尔迪克月

竹 笛

竹笛的话语，是永恒的话语，它是源于湿婆头发中流出的恒河流水，每天都流经大地的胸脯；它宛如仙界之子，在和死者灰烬的戏耍中从天而落。

我立在路旁，倾听着竹笛声，我不能理解，当时我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。我本想把这种痛苦融合在那熟悉的苦乐之中，但它们却未能融合。我发现，它比那熟悉的微笑还清晰，比熟悉的眼泪还深沉。

我还发现，熟悉的东西并不是真理，而真理则是不熟悉的东西。这种奇怪的感受是怎么产生的呢？这用言语是无法回答的。

今天早晨，我一起来就听见，在娶亲之家吹响了竹笛。

平时，每天的竹笛声和这婚礼第一天的竹笛声有何相似之处呢？隐蔽的不满，深沉的失望；藐视、傲慢、疲惫；缺乏起码的信心，无

谓的丑恶的争吵，无法饶恕的冲撞，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贫穷——所有这一切，又怎么能用竹笛的仙语表达出来呢？

歌声从尘世之巅，将所有熟悉的语言帷幕突然撕破。永恒的新郎和新娘，蒙着殷红而羞涩的头巾来相会，而这头巾正是在竹笛声中徐徐地揭去的。

在那边，竹笛奏起了交换花环的乐曲；在这边，我望了一眼这位新娘。她颈上挂着金项链，脚腕上戴着两只脚镯；她仿佛伫立在泪湖之中一朵欢乐的莲花之上。

竹笛声赞美她成为新家的一员，可是对她尚不了解。姑娘从那熟悉的家园来到这里，做了这陌生人家的媳妇。

竹笛说，这话才真实。

1919年迦尔迪克月

黄昏和黎明

在这里，黄昏已经降临。太阳神哟，你那黎明现在沉落在哪个国度、哪个海滨？

在这里，晚香玉在黑暗中微微颤抖，宛如披着面纱的新娘，羞涩地立在新房的门口；清晨之花——金香木，又在哪里争芳斗妍？

有人醒来了。黄昏点燃的灯火已经熄灭，夜里编好的白玫瑰花环也已凋落。

在这里，家家的柴扉紧闭；在那里，户户的窗子洞开。在这里，船靠岸，渔民入睡；在那里，和风扬起了篷帆。

人们离开客店，面向东方走去，晨光映在他们的脸上，他们的渡河之资，至今还没有偿还，一双双黑黑的眼睛，透过路旁的一扇扇窗子，含着怜悯的渴望，正在凝视着他们的背影。大路在他们面前打开了朱红的请帖：“为你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。”随着他们心潮的节奏，胜利之鼓已经擂响。

在这里，所有的人都乘坐这日暮之舟向渐暗的晚霞中渡去。

在客店的院子里，他们铺下破衣烂衫，倒下来栖身，有的孤独一

人，有的还带着疲惫的伴侣。在黑暗中，无法看清前面的路上有什么，现在他们只是悄声细语地谈论着所经过的路上发生的事。交谈的话语中断了，继而一片沉寂，然后，他们从院子里抬头仰望，北斗七星正悬挂在天宇。

太阳神啊，这个黄昏立在你的左侧，而那个黎明却在你的右边伸展腰肢。请你让它们联合起来吧！就让这黄昏的阴影和朝霞的光辉互相拥抱和亲吻吧！让这黄昏之曲为那黎明之歌祝福吧！

1919年迦尔迪克月

古老的宅第

一

长久的富翁变成了穷人，那就是他们的宅第。

日复一日，在它上面留下了艰难岁月的痕迹。

墙壁上的灰沙脱落下来，麻雀用利爪在断裂的地板上挖掘觅食，舞动着灰色的翅膀落起；一群鸽子犹如雨天的散云，在琼迪庙堂上集聚。

谁也不知道，北面的那一扇门是何时被毁坏的。剩下的那一扇门，宛如悲戚的孀妇，在风中不时地瑟瑟悲泣——可是没有人去理睬它。

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宅第。只有五个房间有人居住，其余的房间都已关闭。就像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，在他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已锁住了昔日的记忆，只有在一个方向上还通往今日。

这座灰沙剥落、砖瓦歪斜的楼房，就像是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颓唐的疯子，站立在大街的一边，它不瞧自己，也不去看别人。

二

一天凌晨，从那个方向传来了女人的哭声。我听说，这座宅第里的最后一个男孩，曾经在业余剧团里以扮演罗陀度日，今天他死了，